

英汉
对照

诗经·国风

英文白话新译



“Airs of the States” from the *Shi Jing*
A New Trilingual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Collection of Lyric Poetry
King Fisher sings “guan guan”
along the river bank.

贾福相 译著

Translated by Fu-Shiang Chia
with a Foreword by Stephen H. Arnold

诗经·国风

英文白话新译

“Airs of the States” from the *Shi Jing*

A New Trilingual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Collection of Lyric Poet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9-501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国风——英文白话新译/贾福相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301-17205-6

I. 诗… II. 贾… III. 古体诗—中国—春秋时代—英文
IV. 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6070号

©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本书经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书 名: 诗经·国风——英文白话新译

著作责任者: 贾福相 译著

责任编辑: 刘 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205-6/H·250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A5 13.75印张 300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献给我的祖父,贾安之。

当我七岁的时候,
他领我走进了诗的花园。

For my grandfather, An-Chi Chia,
who led me to the garden of poetry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译者小传

贾福相,1931年生于山东省寿光县贾家庄。六岁时遭逢二次大战,1949年5月参军,随舅父到了台湾,先进大甲中学,后在台中装甲兵子弟中学毕业,1951年考取师范学院(现师范大学)生物系。服役期间担任两年少尉翻译官,役毕在东海大学担任助教一年。1958年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动物研究所奖学金赴美,1962年完成硕士学位,1964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

从此,他开始了教书、研究和行政工作,在6个国家教过7所大学,编辑参考书4本,发表论文203篇,担任6家国际期刊编辑委员,指导硕博生40余人,到他实验室工作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计有23人。1997年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退休后任台北海洋馆馆长3年。

他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任教24年,担任动物系系主任5年,研究生院院长10年,多次参与国内外大学行政会议,五种世界名人录榜上有名,2002年与友人合创Bioneutra生物科技公司,并被选为该公司首任董事长,2007年获选入北美企业总经理俱乐部会员。

1986年开始写散文,以笔名“庄稼”,在台湾几家杂志和副刊发表文章,出版诗集散文集《独饮也风流》、《吹在风里》、《看海的人》、《星移几度》、《生态之外》五本。



Translator's Biography

Fu-Shiang Chia was born in Shandong, China in 1931 and moved to Taiwan in 1949 where he completed high school and got his BS in Biology i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two years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one year as a T.A. in Tunghai University, he went to Seattle to attend graduate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receiving his MSc in 1962 and PhD in Zoology in 1964.

During his academic career he taught in seven universities in six countries, edited four reference books, published over 200 research papers, served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six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upervised the completion of more than forty MSc and PhD degrees, and worked with over twenty visiting scientists and post-doctoral fellows. He retired from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1997 and after that, he worked for three years as the director of Taipei Sea World.

He taught in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for twenty-four years, during five of which he was the chairman of Zoology and ten of which he was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 He served on numerous universit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tees and was listed in five editions of world *Who's Who*. Most recently h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Bioneutra, Inc, a biotechnology company in Edmonton. He was s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North America President & CEO Club in 2007.

He has published six books of prose and poetry in Chinese.

致谢

我很感谢加拿大爱德门顿市《光华报》林惠琪社长和迟文荣主编的鼓励和帮忙。也感谢台湾交通大学英文系主任兼语言研究所所长刘美君教授的邀请,得以在2005年于交大客座教授六周,讲“诗经翻译”获益良多。另外,过去三年我曾获邀去台湾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爱德门顿市台湾同乡会、温哥华漂木艺术家协会、画家协会、读书协会、绿色俱乐部及中国文化研究院等多处讲演诗经,得到诸多听众指教。

译稿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星期五港海洋研究所完成,郑惠雯、亚诺尔和我日以继夜工作八天(2006年3月4日至12日)。最难忘的是几次在炉火旁的讨论。我感谢星期五港海洋研究所的同仁们,特别是 Bob Schwartzberg 先生。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妻子 Sharon 在我翻译诗过程中始终耐心陪伴提供协助。

Acknowledgements

I am most grateful to Ms. Vicki Lim and Miss Grace Chi, respectively the Publisher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weekly *Chinese Journal* in Edmonton, Canada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advice on this project. I wish also to thank Professor Mei-Chun Liu, who invited me to offer a course on translating the *Shi Jing*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for six weeks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2005.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I have been invited to give lectures at the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and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Taiwan, and to many associations in Canada, from which this work benefited a great deal.

Miss Heather Cheng and Professor Stephen H. Arnold and I worked continuously for eight days (March 4 — 12, 2006) at Friday Harbor Laborator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to complete the first draft of the manuscript. I shall never forget this occasion and our discussions at the fireplace. I am also grateful to many colleagues at the Friday Harbor Labs, particularly Mr. Bob Schwartzberg. Lastly, but hardly least, I acknowledge the patience and assistance of my dear wife Sharon at all stages of this project.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 Dr. Arnold and I have corrected several typos and have changed/improved several lines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Being so few, and editorial in nature, these changes are not really sufficient to qualify this printing as a "Revised Edition". —F-S Chia, May, 2010.

桥

窄窄的桥
无边的海

古人走过来
今人走过去

东方人走出去
西方人走进来

听一听“嘤嘤草虫”
看一看“灼灼其华”
且唱：

“蒹葭苍苍”；“明星煌煌”
“月出皎兮”；“伫立以泣”
“七月流火”；“麻衣如雪”

生命流出了爱
爱是诗

诗的多样哟：

“有女如玉”；“巧笑倩兮”
“青青子衿”；“巷无居人”
“投我以木桃”；“与子偕老”
“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过来过去，一段路
走进走出，生之旅

窄窄的桥
无边的海

注：引号中的句子都是引自国风诗篇。

Bridge

Narrow bridge.
Oceans wide.

People of the West cross to this side;
People of the East cross to that side.

People of yesteryear return;
People of today remember.

Together we look at "the bright cherry blossoms."
Together we listen to "the autumn songs of the cricket."

Together we sing:
"The reed plumes are infinitely white,"
"The evening stars are infinitely bright."

From life flows love,
From love, poetry
In myriad forms:
"Sweet dimples frame her teasing smile";
"The man in the blue collar has stolen my heart";
"Give me a peach"; "We shall grow old together";
"Why, why have you completely forgotten me?"

Remember, remember...

This side, that side...
Crossing,
We journey to each other

Across a narrow bridge,
Across oceans wide.

Note: Lines in quotation marks are phrases from "Airs of the States."

序

史蒂芬·亚诺尔

加拿大埃布尔达大学荣誉教授
比较文学暨电影研究系前系主任

郑惠雯中译

贾福相翻译《诗经》国风160首,可谓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内地以外地区首见全新的完整英译¹。在此《诗经》国风全译本问世之前的近60年间,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英语亦成为实质上的世界通语,这两件划时代的大事,适逢21世纪的来临及数波全球化发展,皆呼唤着一本如贾译这般贴近时代脉动的三语译本。然《诗经·国风》亟需新译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它是现存世界文学中最早的诗歌文本,其中有些诗作已有3000多年之久。此一汇集人类遗产中最古老的诗歌文字,可谓已知人类文学文化的泉源与发轫²。虽然论古老没有比它更远古的了,而且只是口耳相传由当时的人记录下来,却毫不原始粗糙。如《诗经》这般精巧繁复的作品者应让各国人民共同欣赏和研究。

贾福相翻译《诗经》国风的种子植于65年以前,他祖父是山东某地的公正人暨风水师。祖父教授他中国古典文学,福相自6岁起就站在黑板前,对着慈爱却又严厉的祖父背诵唐诗,一边背一边担心背错会被祖父鞭策。青少年时期他开始南北流离的生活,走过战乱的国土,食不果腹,无法兼顾生存与诗心的发展。1949年他18岁,舅父安排他随着军队到了台湾。

过了4个月的军旅生活,他得以重入中学,而后进入师范大学生物系。中学时曾被怀疑是共产党间谍,入狱一周。大学毕业后做了两年少尉编译官,然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海洋生物。他早期的学术游历,从美国一路到英国,最后终于在加拿大安顿下来,他在加国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若以研究奖励金来衡量,排名加国自然科学家前十名。他不仅在研究和教学成绩卓著,在行政

工作也同样杰出。曾担任埃布尔达大学动物系系主任五年,接着又担任研究生及研究院院长(Dean of Graduate Studies& Research)十年,该校博士生人数排名全加拿大第二,且于2006年获加拿大Maclean's杂志评为加国顶尖大学,这都是因为贾教授于该校多年耕耘的缘故(后来他于香港科技大学正式退休)。

我担任贾院长的第一副院长近十年之久,他休假或外出讲演时我就代理院务。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两年后他才向我吐露他私下也写诗。身为文学教授的我常遇到天真而欠缺才华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同事,拿着自己的“诗”请我评论。这种情境往往有些尴尬,被迫读了几页后,他们会期待评论家与非诗人的我给予专业建议。我有几句不伤大雅但又带有鼓励的评语,像是“这几个字不错”,或是“你抒发了颇为强烈的情感,谢谢你把诗给我看,可惜我现在没空多读,请继续创作”等等。这种时候无法完全诚实,尤其面对如此私人的感情,直言不讳并非上策。某日福相拿了一迭散文诗请我看,我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俩的互动一向都是直来直往。当他缓缓以英文读出一首描写章鱼的中文诗,我竟听得津津有味,非常入迷。没想到我这位朋友贾福相,我们常常开玩笑介绍他是“潮间带动物性生活专家”,竟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哩。自此之后,我们开始一起研究诗作,后来也有数次合力完成作品的经验。特别是他退休以后,福相的诗作及饶富哲思的散文,几乎超越他在海洋生物及生态学的声名。

民歌“上市”的时间久远,其最“新鲜”的时候是刚诞生之时,当时作者的用意明显易懂。《诗经》里可能引用许多更古老的诗歌,只是我们已无从考据,因为找不到比诗经更早的书面纪录。当民歌逐渐老去,其根源逐渐为人遗忘,意义更为晦涩,许多特色便随之莫衷如深。举一首古老的英语童谣为例:“绕着玫瑰转圈儿/口袋装满鲜花儿/灰啊,灰啊/我们全都倒下啦。”这首童谣至今仍广为流传,通常是一群孩童手牵手,一边唱一边转圈,唱到最后一句时大家一起倒地哈哈大笑。民间文学研究者近来才发现这首童谣蕴含的意义,原来是描写几世纪前鼠疫重创欧洲的情形。其中“绕着玫瑰转圈儿”一句,是形容鼠疫患者皮肤出现一圈红色脓疱;

“口袋装满鲜花儿”指的是当时人们相信,在口袋里塞满花朵可免于感染;最后一句“灰啊,灰啊/我们全都倒下啦。”是死者遗体通常会覆盖泥灰,以掩饰死因,当然“我们全都倒下啦”指的就是死亡。

我们虽然无法断定《诗经》中有多少诗篇有相类似的深度,但可以想见必然为数不少。以此类推,假设“绕着玫瑰转圈儿”是古英文,先翻译成现代英文后,再译为现代中文,如果在翻译时不求正确精准,那么最后得到的中译会是“围着雏菊……在草地上翻滚”,如此一来根本无法追溯原意了(也以此告诫研究古文的学者)。我们要记得,好的翻译是一种发现与创新的努力,表层下隐藏或佚失的意义如同纸张的水印,只在某种光线下才会昭然若现。为了让诗歌长存,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经评论家,无论是个人还是学派,无不揣测着诗歌所隐含的历史或神话意义,可是他们却忘了,不管怎么说,这些文本其实就是诗而已。

将《诗经》介绍到英语世界的译者,获益于多如牛毛的中文批注,同时身为学者的他们,也或多或少会加入自己的见解。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是公认的《诗经》翻译大家,实非浪得虚名。韦利学识广博,但稍嫌拘泥细节,其译作偶而失之于晦涩,清通不足,然而我们必须公允的说,《诗经》有些诗篇原文的确是暧昧模糊,令人无法完全了解其意。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第二位最常被称为英译《诗经》的“译者”,由于坚持音韵优先于意义,往往使字面意思及引申含意都更为晦涩;她的文字游戏为《诗经》笼罩了一层不必要的迷雾。庞德的译写当中不时出现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意大利文、普罗旺斯语、20世纪初美国黑人与白人俚语,以及其他语言,使原诗不时淹没于难懂的英文词藻之中。

那么多诗人学者翻译过的经典作品,为何还需要新译本呢?20世纪中叶美国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言甚是,尤其把“诗作”替换成“翻译”:

[……翻译……是]一种寻找之举
找寻能够满足之物。它不一定总得
找到不可:场景已定;重复述说

剧本的字句。然后未来变成
其他东西。它的过去是纪念品。
它必须活着,要学习当地话语。
它必须面对时下之男人,会见
时下之女人。它必须思想……
且必须找到能够满足之物。
它必须搭建新舞台。

贾福相的译文正好满足史蒂文斯诗中隐含的标准,即有效地
与时俱进,清通畅达、真实素朴的呈现。此外,《诗经》这类典籍译
作的优劣良窳,由于原作语境久远而难以判断,英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的《评论集》(*Critical Essays*)中有段话或许可以用以说明
贾译之长处:

写诗时我一直追求的,
并非关乎诗意之事,而是诗作赤裸裸地
光溜溜地站立着,如此透明之诗作[斜体为笔者所加],
甚至使人看不见诗作,相反地
我们的视线本当穿透诗作,
如是透明之诗,阅读它时,我们的意图
顺应着诗所指之处而去[斜体为艾略特原文所有],而非
诗本身,这似乎才是值得尝试之事。

贾译的成就之一便是这种透明,以优美的英语再现中文之美的
同时,他避免自己创造出一首首替代原诗的新诗作,因为那反而
会遮蔽原诗,使之无法散发光芒。

我自己不懂中文,贾福相的《诗经》白话中译有待中文学者评
断,然其英译的质量清楚可见。除了这点,贾福相的英译也不故弄
玄虚。要描述其英译的方法和结果,稍早提到水印譬喻在此较不
适用,另一个譬喻可能更适合:如果我们将原诗视为一潭深水,由
当下的天空所映照,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历史文化脉络,看不见水

面下是什么或有什么，而这名译者将我们从表面给拯救出来，他像一名优秀的摄影师，有系统地将各种滤镜，置于他心中的镜片和目标物之间，我们因而得以看见镜面下的深度和细节，同时又充分保留表面的讯息，让时人能够体会诗的意义。

那么贾福相运用的是哪些“滤镜”呢？首先，他是一名博物学家。对他而言，生物学名不只是一种儒家传统，而是必须力求正确的任务，代表着音韵的地位有时需略次于意义。《诗经》中俯拾皆是动植物意象，是否挟带科学、社会学，甚至是人类学的重要意义，这点贾福相或许无法提供解答。然而他坚持从原典译为现代白话中文与英文时，需求精准正确，最周全的阅读当包含如是之自然元素，甚至如潜藏的寓言——不论是已知或仍有疑义者——而且严格忠于原作的字面意思加以阐释。

贾福相运用的另一种滤镜，是其他译者未用的，即摘除镜片，将尺度从眼前移开。如前所述，许多英译者穷其气力翻阅数世纪以来译成欧语的《诗经》批注，结果反而落得莫衷一是。许多文化译介活动，似乎将那层层包覆在外的训诂和注释看得比诗作本身还重要（这让我想起以前一位来自印度的同事 J.S. Das Gupta，他对德国学者研究印度文学的评语是：“德国学者钻研得比别人深，身上沾的泥巴也比别人多。”）虽然贾福相几十年前就从祖父那里打下中国古典文学基础，但他有意将这些无边无际的注释题解搁置一旁，坚持阅读这些诗歌时，不在文化包袱里翻箱倒柜。他以个人深刻的中国诗学视角出发，看见其他人所看不见的事物，例如他发掘出许多首诗潜在的情欲元素，数世纪以来精英文化和学术研究将其禁锢于诗歌底层，不过这些诗歌其实是初民在较为自由的氛围下创作的。

性的议题一直让传统训诂学者头疼不已，今日之华文学术界也仍对其十分敏感。贾福相阅读诗经时完全将这些偏见抛除，他认为国风中至少有部分诗歌是在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所作。然而在接下来的年代，直至今日，情欲的成分在中国文化中仍被压抑，轻则含糊隐晦一言以蔽之，重则于编纂成册时予以删除，藉由文学以外的道德教化观念加以消毒一番。中国文学界的编纂策略

和操控,在读者和诗歌之间筑起一道隔阂,相较之下外国文学英译的历史较为多样,幸未受制于这种划一的标准。有一点值得提出,现代中国出版的唯一一本国风译本,只选译160首中的40首(Yea, Dai and Yang),而其中又只收录一首所谓的“淫诗”(第23首《野有死麕》),收录后又将它阉割了。贾福相的翻译也未刻意强化扩大原诗的性暗示,只是他忠于事实的信念,让他藉由忠实的呈现,使原诗可能的暗示重见光明。

对诗歌做跨越时间的新诠释(历时性),也可以是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诠释(共时性),译者在他所写的其他文章,尤其是散文中,不断强调跨文化的比较,更能让我们从封闭的传统中,挖掘出艺术潜在的能量,超越训诂传统所设下之限制。他以中文写了许多文章,讨论与性有关的议题,在中文脉络中显得大胆露骨,但英译之后西方人读来却顺耳温驯,同时他忠实呈现性暗示的策略,揭开中国文学的神秘面纱,重新赋予原已虚弱疲软者以活力朝气。

诗经国风的英译相较于中国从古至今的经学传统,保守的作风较不似后者那般统一,也不像后者那么势力庞大,然而二者不分中西却同样暧昧模糊、闪烁其词。一首诗或一篇译文要跨越历史长流持续产生影响,当须与时俱进,方能使当代读者亦感受到原作者为读者唤起的情感。如果原作唤起读者的七情六欲,其力道可能因时间之故慢慢淡去,除非翻译也能与时俱进,跟着时代条件与情境更新,才能再度唤起读者相同感觉。我们先举个与诗作无关的例子说明,就服装时尚的演进而言,在某个时代女性从头到脚包得密不透风,单是露出脚踝便能燃起观者的欲望。在今日多数国家,同样的效果需要大胆的暴露才能达成。诗也一样,在保守拘谨的年代里,情欲的元素潜藏隐晦,《诗经》和多年来的各种译本皆是如此。今日若要在性意象泛滥的世界里唤醒潜伏的情欲,今人的露骨远超过前朝的尺度,译者必须使古诗隐含潜藏的内容外显出来,而原本裸露脚踝所唤起的情欲,可能得袒胸露背才能在当代达到相等的效果。³

此处我以重新发现国风诸诗的情欲元素作为新译的根据,事实上还有其他各种理由可以支持《诗经》新译之必要,也值得在此

稍加说明。首先,语言与文化演进的同时,译本也一点一滴地丧失其效力,到某一程度时,译文失去时效,读来不仅陈旧,甚至难以理解。此外,当诗中纳入俚语(寿命极短)、口语表达、谚语格言(通常指涉消失中的习俗),同时包含对其他短暂之艺术或改变之潮流等等所作的文化指涉,译本读来更易似走调般越发不对劲,需要重新调音,提供新的批注。

“翻译”根据古老的通则“系为诠释”,因为英汉语言特质的差异,该原则说明了为什么今日有这么多不同的国风译本。中文并无字尾词形变化,非常洗练简洁,依赖语境来决定主词、数量、性别、时态等等,也比英语更为隐约、暧昧、间接、简练且含蓄。像国风这类的中文诗给了读者许多想象空间,因此很自然地同一首中文诗英译时,有些译本的诠释是一名女子在过去某时拒绝或想念一名男子,但有些则诠释为一名男子在此时此刻拒绝或想念一名女子。藉由如此不同译本的积累,原文的多样可能才得以显现。

在这诸多可能当中,处处皆是译者所必须面对的难题,英文无法直接对应古汉语(其于中国文化所处的地位,通常可比拟为中世纪的拉丁文,较其他欧洲语言优越,因为后者为口语方言,而用于书写及“高等”文化的是拉丁文)。中国古诗自民间搜集而来,经过朝廷文官乐师润色后,美化了原本较为俚俗的语汇。贾福相的国风英译,译文风格揉合雅正、古朴之词汇形式,未见土话或白话的粗鄙之语。因此,他撮合两种传统,呈现混血诗风,却不牺牲意义的清晰。他的翻译自然不矫作,不掉书袋卖弄学问,散发优雅气息。而生为庄稼子弟的他,少年历经流亡学生的岁月,中年成为鼓吹进步的教育行政者,这些曲折的生命经验,跨越社会阶层,跑遍世界各地,从乡巴佬到大教授,从科学家到诗人,这些都是暖身、都是准备,让他得以翻译《诗经》这般风格多元的作品。

性别意识抬头的今日,我们不得不对《诗经》里的性别议题多加注意。在多数传世的作品中,文学创作似乎是男性特有的权力,但《诗经》并非如此。国风160首中,只有一首诗的作者确定,诗人正是一名女性穆姬,《载驰》一诗出自她的手笔,约于2600年前写成。此外,当中有46首诗以女性为第一人称“发声”,几乎等同于以